

新 人

民國廿四年八月卅一日收到

第 二 卷 第 一 期



行發處事辦券獎設建路公空航府政民國
券獎設建路公空航期四十第

- 一等獎一張 獨得洋二十五萬元
- 二等獎四張 各得洋五萬元
- 三等獎二十張 各得洋一萬元
- 四等獎一百張 各得洋二千元
- 五等獎獎券末三字與另搖
三百張之三字號碼相同者 各得洋五百元
- 六等獎獎券末三字與兩次
另搖之三字號碼中
六百張任何一次相同者 各得洋一百元
- 一等獎附獎二張 各得洋六千元
- 上下聯號 各得洋一千元
- 二等獎附獎八張 各得洋五十元
- 一等獎末二九千九百
二字相同 各得洋五十元
- 一等獎末二萬七千張 各得洋十元

總共中獎之券三萬一千零三十四張
 共洋一百四十九萬九千九百五十元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
 六日在上海開獎

獎券每張分作十條每
 張售洋十元每條一元

售券處 凡懸掛獎券辦事處之藍地白字標
 識之公司、銀行、商店均有出售

總經理 金廷蓀

司公運大經總省六川鄂贛皖浙江
 號〇五四五八 號七六三五八話電 號〇七一路馬大界租法海上



神經系大補劑

艾羅補腦汁

腦力堅韌 精神強固
 任重致遠 成大事業
 富神益智 滋生新血
 補力偉大 達最高峰

神經衰弱最初期
 記憶薄弱 不勝煩劇
 易發善怒 孤疑多感
 神經衰弱進行期
 頭暈腦脹 耳聾眼花
 腰酸脚軟 夜不安眠
 神經衰弱劇期
 夢遺滑精 手足震顫
 心悸盜汗 幻想錯亂

上海中法大藥房發行

本刊劃時期的躍進

——寫在第二卷第一期前面——



在去年的夏天，章行白先生招我到他的寓所裏去，暢談之下，他提起了要創辦新人週刊的計劃，當時我鑒於中國出版界荒涼寂寞，中國青年大眾之知識恐慌，非常贊同他那為青年開一知識的新園地，在我們縝密討論之下以後的一個月，新人便揭曉「青年本位大眾化、知識本位趣味化」兩大要義出而問世了。

過去的一年中間，賴國內外學者名流之紛賜鴻文，讀者諸君之力加愛護，本刊的銷路，由四千份而達一萬份，由國內各市場而遍佈到日本南洋各地，過去我們雖然爲了新人嘔盡了心血，然而所得的成績很足以補償我們的疲勞了。

時代是不絕地前進的，讀者的要求也是與日俱進的，我們不能滿足新人的現狀，因此又鼓勵了我們的血誠，來給新人一個劃時期的躍進！

第二卷第一期起，正是新人開始劃期躍進的第一期，我們在這裡，不妨把今後新人新的陣容，擲詞陳於讀者大眾之前：

歷史可以給我們最真實的教訓，而國內所發生的大小時事，正是最殘明的例證；人類的進步，由於不走前人的歧途；現狀的認識，更是指路的明燈；因此，我們闢了「國內大小事」一欄，在這一欄內，少述而多評，盡力解剖問題，估計問題，這是對於讀者當然有一個相當的幫助。同時中國是世界的一環，在二十世紀的現時代，沒有一個人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可以脫離整個的世界而生存，因此，我們對於國際時事認識之重要，決不弱於「國內大小事」；而且，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在這可憐的中國的獨立性自主性已發生動搖的現在，不論政治、經濟、社會、甚至文化，都處於被動的地位，我們要死裏求生，我們要掙脫這可怕的鎖鍊，非正確地認識這與中國息息相關的國際現狀不可的，本刊「國際動態」的一欄，就是在負起這一個重要的使命。

在最近一年來，國人對於革命運動與文化運動的聯繫性認識得更明晰了。在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前夜，必須有一個轟轟烈烈切切實實的文化運動，由於文化運動的推進，國人意識的覺醒，纔能奠定大革命運動的礎石；所以國人一方面要建立這偉大的文化運動，同時更要使每一個國民，要把自己的知識發展到適合於未來的革命運動，年來如狂濤一般的讀書運動與識字運動的掀起，就是建立在這一個觀點

上的。本刊的對象是在學的大中學生以及一般業餘的知識青年，我們不僅應該提供知識的源泉，更應該提高大眾的文化水準，本刊「學術講話」一欄，分了哲學、政治、經濟、國際、教育、社會、藝術等部門，就是爲了適應這一個時代的要求，其他若「讀書討論」、「書報印象」、「文化報道」等，無非也屬於這一個性質以內的。

在學的青年和業餘的青年，職業指導是誰都感覺到異常迫切的需要。中外古今的許多政治家、教育家、經濟學家、藝術家等的生平事跡，傳聞軼事，在在可以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參攷；同時在職業線上奮鬥的青年們的生活紀錄，更可以給我們真實的印証；因此，本刊特別開了「人物評傳」和「生活實感」這一欄，以散文的筆調，寫過去的或現在的生活實錄，這比板起了臉擺着說教者的態度來講職業指導，總要真實得多了吧！

人類的生活是需要藝術來調和的，刊物的內容當然也應該供給一點讀者們精神上的食糧。本刊文藝創作一欄，也曾密切地予以注意，在這裏，不妨寫出一點編者對於文學上的意見：

我們且丟開理論不談，拿近十年來的中國文壇來考察，顯然有兩大潮流先後地活躍於中國的文壇上，第一個潮流是戀愛至上主義，可以拿前期的創造社來做代表，充滿了熱情浪漫的氣氛，她的力量使全中國的青年都陷入了桃紅色的夢裏。第二個潮流是革命文學，可以拿後期的創造社來做代表，這一時期的文學，不論小說、散文、詩歌，都寫滿了炸彈、手鎗、革命、暴動等字樣，似乎非如此不足以顯示文學之革命性。這兩大文學潮流都曾在中國文壇上先後出現過，而且在這兩大潮流的過渡時期，也曾相激相盪形成了水火不相容之勢。現在，一切都消沉了，戀愛既認爲「落後」，革命也視爲「過時」，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因沒有作品表現而成爲口號運動，幽默小品更造成了一般民衆極頹廢的風氣。其實，文藝是人類至情至性的流露，是某一個空間與時間反映下的人類感情的真實之紀錄，由於生活之不安而吶喊，原是時代的產物；由於熱情奔放而談情說愛，也是人類天性的流露；唯有機械論者纔會硬把文學專鎖在革命或戀愛的牢獄裏去的！根據上述的觀點，本刊文藝創作的取材，也不言而喻了。

最後，編者謹以至誠告於我親愛的讀者大眾之前，新人是大眾的園地，是青年大眾的園地，因此，我們竭誠地歡迎着讀者的來稿。同時關於本刊的一切編輯方針，如蒙賜予明教，我們當然也儘量採納。劃時期躍進的完成，決不在編者個人的努力，而在於大眾的共同扶持。

本刊本期起，改於每星期六出版，希讀者注意。

週一論壇

殺少正卯

寒梅

孔子在東周時相於魯，國勢略定，便毅然殺了魯之聞人少正卯。少正卯在魯，頗負時譽，一般人都尊敬他的言行，認為聰明幹練，國家棟樑之材。然而孔子却不為他的一鬼聰明所蔽，而且深深地認定他正是魯國唯一的大奸臣，「言偽而辯，行僻而堅」。於是請正斧鉞之典，殺卯於兩觀之下。因少正卯之明正典刑，於是孔子有所作為，始不為「言偽而辯行僻而堅」者所阻撓，始不為巧言令色宵小僉壬之徒所搗亂。因少正卯之誅，上至定公，下至「三家」，莫不虛心以聽，於是「立綱陳紀，教以禮義，養其廉恥，民不擾而事治。」

假定孔子當時儒少正卯之虛聲，而不快刀斬亂麻的明正典刑，孔子之抱負固無所施展，而魯國亦從此殆矣。

假定孔子明知其言偽而辯，行僻而堅，而因「婦人之仁」，不予明正典刑，正如所謂華臣之言：「卯乃魯聞人，言或不當，罪不及死」。那麼恐怕不僅魯國從此不振，抱負無從施展，抑且孔子的生命，也有死於宵小僉壬之手的危險。

這是東周時代的中國歷史上一個小小的故事，小小的教訓。

平心而論，少正卯之言偽而辯，固然足以清惑觀聽，中傷忠良，然而至少還不到「吳三桂」式的肉不可食。但是孔子在魯國國勢略定切求治道起見，竟不屑請正斧鉞之典，謀國家治理之道。

這是中國三千年前的一隻故事。到了三千年後的現在，我們試縱目四顧，不論在政治上、文化上。少正卯型的禍國亂賊，不知有多少，而且進步的少正卯簡直有與三化化的趨勢！

中國的問題決不在學取蘇聯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教訓，退讓到中國的堪察加去；也決不是學取蘇聯一九一八年三月以後抗爭苦鬥的教訓！蘇聯革命時沒有中國少正卯式的革命家，更沒有進步的少正卯在吳三桂化，所以我們正不必襲取高鼻子的歷史教訓，希望中國第一等的首領學，第二等的首領學，第三等的首領學，第四等的首領學，第五等的首領學，第六等的首領學，第七等的首領學，第八等的首領學，第九等的首領學，第十等的首領學，第十一等的首領學，第十二等的首領學，第十三等的首領學，第十四等的首領學，第十五等的首領學，第十六等的首領學，第十七等的首領學，第十八等的首領學，第十九等的首領學，第二十等的首領學，第二十一等的首領學，第二十二等的首領學，第二十三等的首領學，第二十四等的首領學，第二十五等的首領學，第二十六等的首領學，第二十七等的首領學，第二十八等的首領學，第二十九等的首領學，第三十等的首領學，第三十一等的首領學，第三十二等的首領學，第三十三等的首領學，第三十四等的首領學，第三十五等的首領學，第三十六等的首領學，第三十七等的首領學，第三十八等的首領學，第三十九等的首領學，第四十等的首領學，第四十一等的首領學，第四十二等的首領學，第四十三等的首領學，第四十四等的首領學，第四十五等的首領學，第四十六等的首領學，第四十七等的首領學，第四十八等的首領學，第四十九等的首領學，第五十等的首領學，第五十一等的首領學，第五十二等的首領學，第五十三等的首領學，第五十四等的首領學，第五十五等的首領學，第五十六等的首領學，第五十七等的首領學，第五十八等的首領學，第五十九等的首領學，第六十等的首領學，第六十一等的首領學，第六十二等的首領學，第六十三等的首領學，第六十四等的首領學，第六十五等的首領學，第六十六等的首領學，第六十七等的首領學，第六十八等的首領學，第六十九等的首領學，第七十等的首領學，第七十一等的首領學，第七十二等的首領學，第七十三等的首領學，第七十四等的首領學，第七十五等的首領學，第七十六等的首領學，第七十七等的首領學，第七十八等的首領學，第七十九等的首領學，第八十等的首領學，第八十一等的首領學，第八十二等的首領學，第八十三等的首領學，第八十四等的首領學，第八十五等的首領學，第八十六等的首領學，第八十七等的首領學，第八十八等的首領學，第八十九等的首領學，第九十等的首領學，第九十一等的首領學，第九十二等的首領學，第九十三等的首領學，第九十四等的首領學，第九十五等的首領學，第九十六等的首領學，第九十七等的首領學，第九十八等的首領學，第九十九等的首領學，第一百等的首領學。

<p>主編 周 寒 梅 上海四倉橋街廿一號</p> <p>發行 馬 克 上海拉都路龍德郵六號</p> <p>總發行所 新 人 周 刊 社 上海拉都路龍德郵六號</p> <p>特約經售 生 活 書店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p> <p>及代定處</p>	<p>新 人 周 刊 第 二 卷 第 一 期 目 錄</p> <p>——版出(六期星)日一十三月八年四十二國民華中——</p> <p>封(大)面(文)豪(雨)果(塑)像(像)</p> <p>本(刊)對(時)期的(躍)進</p> <p>從(人)事(糾)紛(到)發(展)</p> <p>入(超)越(工)作(鬥)爭(油)乾(燈)</p> <p>紀(念)孔(子)與(不)求(甚)</p> <p>慈(善)統(制)</p> <p>太(平)洋(上)美(國)軍(備)新</p> <p>委(態)</p> <p>世(界)狂(瀾)日(記)</p> <p>中(國)古(代)文(化)之(混)合(性)</p> <p>美(術)與(生)產(的)究(討)</p> <p>新(江)蘇(省)鑑(一)</p> <p>新(術)語(小)辭(典)</p> <p>國(際)排(排)教(另)一(意)義</p> <p>勞(動)隨(筆)</p> <p>知(識)羣(衆)的(爛(仔)們)</p> <p>九(世)紀(大)文(豪)雨(果)略(傳)</p> <p>外(來)的(煩(惱)</p> <p>色(情)都(市)救(水)災(漫(畫)</p> <p>死(人)和(活(人)</p> <p>巴(金)論(作(家)批(判)上</p> <p>戀(歌)</p> <p>王(民)峯</p> <p>記(高)者</p> <p>李(寶)泉</p> <p>夏(幻)知</p> <p>黃(卓)呆</p> <p>張(天)曉</p> <p>李(寶)泉</p> <p>曾(今)可</p> <p>倪(克)仁</p> <p>逸(子)</p> <p>吳(復)原</p> <p>徐(夫)</p>	<p>本(刊)本(年)九(月)一(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徵)求(定)戶(一)萬(份)凡(直)接(向)本(社)定(購)者(國)內(全(年)連(郵)一(元)二(角)國(外)全(年)連(郵)三(元)二(角)郵(票)代(洋)十(足)通(用)半(年)不(定)</p> <p>國(民)政(府)內(政)部(中)宣(傳)登(記)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p>
----------------------------------------------------------------------------------------------------------------------------------------------	----------------------------------------------------------------------------------------------------------------------------------------------------------------------------------------------------------------------------------------------------------------------------------------------------------------------------------------------------------------------------------------------------------------------------------------------------------------------------------------------------------------------------------------------------------------------------------------------------------------------------------------------------------------------------------------------------------------------------	-----------------------------------------------------------------------------------------------------------------------------------------------------------------------------------------------

中國內戰

從「人事糾紛」

發展到「工作鬥爭」

現代中國的社會裏，不論那一種職業綫上，沒有不充滿了「人事糾紛」；有的，甚且一天到晚殫精竭慮的發動着「人事糾紛」，或應付着「人事糾紛」。因為人事糾紛的基礎是建立在自私自利上的，因之，在工作的場合內一旦發生了人事紛爭，不僅這工作的前途完全葬送，而且已有的成績亦必為之破壞淨盡。中國的政治、經濟、教育、實業，一切的一切，所以造成這一種總崩潰的慘局，作者敢斷言，其主因完全由於人事糾紛浪濤的襲擊。

要希望中國各方面都發奮向上，振作有為，我們非撲滅「人事糾紛」這惡魔而踏上「工作鬥爭」的路途上去不可！同時，我們更要嚴密注意的，就是因工作鬥爭而發生的人事糾紛，我們非但不應苟安隱忍，而且絕對應該力爭到底。因為站在工作鬥爭立場上的人事糾紛，是為了真理，為了是非。牠與站在自私自利基礎上的人事

紛爭，是絕對不同其性質的。

從近百年來中國的政潮想起，以至中國社會內部種種複雜的事實，縱然不可能舉一個具體的例證來說明，然而上述「從人事糾紛發展到工作鬥爭」的二個原則的解釋，正是每一個國人身歷其境的慘痛的教訓吧？（正之）

入超銳減與

「油乾燈盡」

據江海關八月二十四日發表：「本年下半年第一個月（七月份），我國對外貿易進口數值六四、三七六、三七六元，較去年同期及本年六月份均減；出口總值四五、九五八、九二七元，較去年同期及本年六月份均增；入超額為一八、四一七、四四九元，較六月份之入超額五〇、二九七、三九五元，激減數倍；較去年同期之入超額二八、六一四、九〇二元，亦減千餘萬。」

入超銳減的原因，當然不是很單純的，不過我們可以斷然地決定：入超之銳減，決沒有因人民愛用國貨的千萬份之一的因素在

文化報道

漢

孫伏園前在河北定縣指導民衆教育運動，並不時親赴各鄉村演講指導，聞最近有函致滬上友人，已由定縣到河南，將轉往各縣鄉村視察云。

向培良自來滬後，聞決辭去武大教職，在滬專任教育局視察員，並擬於秋涼後，赴蘇烈烈的一番戲劇運動。

自田漢華漢在京恢復自由後，聞與李郁之父亦有釋回之說。

數年前於前鋒月刊發表「黃人之血」之黃震，自赴抗在中央航空學校擔任編譯「空軍」後，上海文壇久不聞此君。近聞華華影片公司導演岳楓，自「逃亡」完成後，現擬攝製「黃人之血」，然經估計之下，卒因成本太巨而作罷。現由徐蘇續編著「花燭之夜」，日來正忙於分幕。

穆時英與魯思唐納訟案，現已由魯思唐納自動撤還訴訟而作罷。

林疑今為「我家語堂」之二兄長子，為人君子風。方於今夏畢業聖約翰大學，近來正與友人組織文化生活社。

內，而是國人購價力衰頹的緣故。這在近幾年來海關的進出口貿易冊上很可以看出這一個趨勢來的。

由全國每年入超會開九萬萬元以上的驚人的紀錄，經過了十年左右的激盪，再由高度入超而漸趨於低落，這正是說明了「油乾燈盡」的日子快到了！

挽救這一個中國行將沒落的命運，這正是時代所付予我們最艱苦而最偉大的工作！（正之）

紀念孔子與

「不求甚解」

假定歷史的遞演可以推動社會逐漸前進的話是正確的，那麼在中國，恐怕是一個例外。

並不是故意誹謗中國不長進，鐵的事實是不容否認的。

就拿紀念孔子這一件事而論，就十足表現了中國的不長進。

我們不能否認過去三千餘年間孔子是曾給歷代帝王御用了當作愚民政策的工具，但孔子學說中精滿的部份決不會因人利用而稍減其光輝。假定我們站在研究學術的立場上，古聖賢若孔子者，的確值得我們紀念，值得我們虛心地客觀地科學地整理他的學說，研究他的思想。

然而中國人也許中了陶淵明的毒太深了

，一千餘年前的「不求甚解」，到了一千餘年後還是「不求甚解」。

於是提到紀念孔子，不是愚妄地開足了倒車去憧憬過去帝王時代的聖王神明，便是倒豎了眉毛大呼紀念孔子是「迷戀骷髏的屍骨」！

更有許多聰明人以爲紀念孔子是復古運動的表現，「打倒孔家店」早在五四運動後幹過了，現在是開倒車。

假定全中國同胞都在這樣想法，那麼過去的三千年中的孔子，不幸給帝王家御用了，將來的無窮年，怕會給「革命者」所「咬殺」吧？（荷生）

「慈善統制」

自從今年黃河長江的水災發生以後，色情都市的上海，便玩出了「加冠」、「花選」、「舞選」，這一套助賑其名斂錢其實的把戲來。

由於這一套把戲的陸續發生，我們又不禁想到了上海的以至全國的慈善團體、公益機關；還有那過去不知多少次的「募捐」、「賑災」的糊塗帳。

我們不能坐視這一般喪心病狂死且不悟的妄人來滅絕國家一線的生機、一線的希望，那麼政府當局切切實實雷厲風行的「慈善統制」，實不容再遲疑延緩了。（荷生）

上海市婦女協進會常務委員金光耀女士有担任上海多本女校訓育主任之說。

現代書局，前曾有聘王新命爲總編輯之說，現已成過去。惟經濟困難已達極點，所有作家之版稅，統未支付，聞葉風等準備提出控告云。

太白半月刊決停刊，陳望道、夏元農赴滇南教書，日前該社曾假大雅堂邀集各作家，作關門之宴。

時代圖書公司自鄧洵接辦後，近來大事整頓，惟所欠達一萬餘金之稿費，猶無辦法，故拉稿甚感困難。

現在日本之美術家岡平右，聞此次渡日之經濟來源爲中一航空獎券，此事對外甚爲秘密，故咸不知其所中爲幾幾。

黃源之夫人，聞現在日本求學，故黃在滬甚感寂寞，亦將有赴日之行云。

連橫在大塊報「剪影」上所發表何重索的「好萊塢宴會」，聞有某書局前往接洽出版，然四社出版部雖迄無音出，惟對於此書，則不願放棄云。

太平洋上美國軍備之新姿態

王民峯

本刊第一卷第四十七期雲漢先生的『美將積極佈置太平洋軍事』一文，對於美日三大帝國主義的海軍競爭，尤其美國的軍事配備，說得已很透澈；不過，

其中關係太平洋上三強鬥爭的新武器，——海空軍，尚未提及，似有補充的必要。自然，太平洋不太平了，太平洋問題也太繁複嚴重，主要的不特是軍備競爭，且有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許多更大問題，自非寥寥數千字所能盡言，但我們沒有系統的敘述時，目前談到海上武力，不妨將空軍劃入陣線，因為，事實上，三強的海上空軍建設已有了眉目，而現階段的太平洋軍事也大都側重在空軍方面了。

意大利空軍大將巴爾都，當其編隊飛行橫斷大西洋時，曾有過這麼一句警語：『空軍將為一切軍備的王者』，誠然，現在已是空軍的時代了。

近年來國際風雲的緊張聲中，各帝國主義都在積極備戰，而備戰的最大努力，便是發狂地擴充空軍的實力。各帝國主義者雖遭受空前的經濟恐慌，財政赤字不斷演出，但對於軍事預算却不惜冒險大量的支出，且大都用在空軍方面的。委實，空軍武力的建立，將給予艦隊一極大威脅，無論在進攻的時

間與空間上，艦隊都將完全失去控制力，而海上的決鬥，結果便視空軍的強弱以取勝負了。

在遼闊的太平洋上，各國的巨型戰艦雖可自由行動，但欲達其出征的目的，現在已不是單靠戰艦所能作為。譬如說美國的艦隊要遠涉重洋，進取日本的主要陣地，第一就感到艦中的燃料會發生問題，若裝多了行動頓形滯呆，裝得少則不能長驅直入，自由運用，而敵艦以逸待勞，正可迎頭痛擊；其次，日本在太平洋的主要陣地密佈潛艇，美國龐大艦隊非特不能活動，且有許多危險。如此，美國在太平洋決不能對日取攻勢，由於進攻的困難，防守也就發生毛病。根據目前太平洋的形勢，一旦美日戰爭爆發，美國首先要放棄菲律賓和關島的根據地，這豈是美國所甘願的；但不放棄却要受敵人圍困襲擊，反正又沒有生路。雖然，美國積極想彌補此種海軍陣線孤立的缺陷，但限於地理上的形勢（除非建築空軍根據地，以為對策）欲藉艦隊求安全還是困難的。

美國為爭取太平洋霸權，克服日本的威脅，自非另謀出路不可。於是，海空軍的飛躍進展，在太平洋上呈現了嶄新的姿態。

美國空軍編制是附屬於海陸軍中的，但其行動却自有獨立性。現在，除陸軍方面的

世界狂瀾日記

記者

八月十九日 星期一

▼張羣奉蔣委員長命到青慰汪。
▼意相回國，拒絕英法之兩項提議。意阿之爭，刻已變化為英意之爭，巴黎會議乃彼此試驗實力決心，背景則為地中海與紅海之爭奪戰。

八月二十日 星期二

▼在川督剿赤匪之蔣委員長抵京。孫科、張羣亦飛抵京。養病青島之汪精衛飛抵滬。
▼黃水內外沖擊，微湖堤壩，無法搶堵。
▼陶尚銘已釋放。惟日對我抗議，尚未答覆。
▼意阿爭案之三強會議，因意相墨索里尼對英法提議答以『否』字，乃宣告失敗。非洲戰事似已不可倖免矣！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汪院長接蔣委員長電後，乃由滬入京，解決辭職問題。
▼微湖水續漲，沖毀微西大堤，狂流洶湧，復將蘭家壩沖毀。數萬民夫，刻搶築第二道防禦線。
▼巴黎會議破裂後，各國政治家均認為，歐洲已入於大戰最危急之時期，現戰術已窮，今後問題惟在如何應戰耳。

八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我駐美新任大使施肇基覲見美總統，呈遞國書。
▼汪院長抵京，蔣即往晤談；辭職問題，即可具體解決。
▼微西大堤與蘭家壩均被沖毀後，水勢奔放，分路傾瀉，災區益廣。
▼意阿衝突，箭已在弦，各方對意制裁空氣濃厚。日內瓦希望召開行政院緊急會，欲以實施封鎖薩

空軍機二千架，人員一萬六千以外，其海空軍的配備有：

- 戰鬥隊 一六中隊
- 偵察隊 六中隊
- 亞細亞艦隊 二中隊
- 陸戰部隊 一五中隊
- 海兵航空隊 九中隊

其機數現有一千一百六十架；依今年的美國空軍五年計劃中，預備再添置海空軍機數一千二百架，如此，美國在海上將擁有二千多架戰機，其陣容之威壯，實足驚人。

美國在西太平洋上的空軍根據地，已積極的絡繹建立起來。現在，臺灣對岸的巴坦島 (Batan Island) 航空站又已設立。其東太平洋空軍根據地整個計劃：新英格蘭、加里福尼亞區、太平洋西北區、落山磯區、阿拉斯加及巴拿馬運河地帶等，也準備趕速建立。本年一月羅斯福總統曾以國會所給與的特權，突然命令將太平洋中的瓦基島 (Wake Island) 和夏威夷羣島劃歸海軍部管理，這無非使海空軍的根據地得以自由運用。

目前，美國的空軍在太平洋已奠定了相當基礎，過去會受敵人壓迫的部份，在空軍的威

力下，已不成爲問題。空軍在太平洋上的非常活躍，一切戰艦似乎已相形見拙。但看今年太平洋上美國海軍的大操演中，有四百架飛機在聖地安哥、荷蘭港與夏威夷的三角線上的活動，已使日本受到極大的不安。

美國某航空專家曾宣說：「我們如能以三十架巨型轟炸機直飛東京，馬上可使東京成爲廢墟。」此等言語未免誇大，但其中所含的條件滿足時，也並非完全不可能。總之，空軍的威力已足可怖。可是，日本不想反抗嗎？日本是不會放鬆一步的。

太平洋的風雲無論如何變化，各帝國主義的軍備競爭方式，不管平面的，立體的；祇有中國反正是被宰割的對象。人家在努力爭鬥，大顯身手，不過爲獲取獨占或分割中國的目的。而我們自身將如何呢？

四明銀行

(業務) 辦理存款放款匯兌等業務 保管各項貴重物件 經營房地產建築住宅出租

(儲蓄) 專設儲蓄部辦理各項儲蓄存款

(發行鈔票) 經政府特許發行鈔票專設準備庫辦理兌換及準備金事宜

(創辦年月) 前清光緒三十四年開業

(地址) 上海南京路二四〇號 電話一五五〇三、〇四、〇五

(分行) 上海南京路八十四號 電話八一五〇七、〇八

(分行) 上海城隍廟支路八五號 電話二二〇三七

(分行) 上海安寺路白克路轉角 電話三〇八九九

(分行) 南京路分行

(分行) 漢口分行

(分行) 其他國內重要各埠特約代理處

森士運河之權授與英法兩國。英國表示，實力雖有餘，而不願單獨行動；法國則無表示。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第一八五次之中常會，對於汪辭職，蔣及各委員均主張懸留，當經一致決議，仍請汪繼續負責主持院部職務。散會後，蔣及各要人又往訪汪，懇切勸慰；汪乃不再堅辭矣！

意阿爭端復趨緊張，世界金融界如在大戰前夕。倫敦物品市價劇漲，證券市況黯淡。英銀行家及出口商均拒絕接濟意國。英內閣緊急會議，討論應付非常局面之方針。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汪院長通電復職。孔代院長亦通電解除代理職務。

汪院長既復職，蔣委員長在京事畢，復飛川督剿。

黃水續漲，韓莊茅村車站均淹沒。又內閣決定應付時局之方針，爲暫由外交途徑覓求和平解決；對法繼續合作，對意則不惹反感；軍火禁令不變；陸地防軍緩派；惟不獲已時或將實施制戒云云。

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黃水氾濫，微湖續漲，滄北已一片汪洋；且以水無處宣洩，災區乃益廣。

劉佐周案，在漢縣捕獲正兇李振華一名。據李供刺劉係報復私仇。意阿風雲日亟，凡與地中海有關之英法西班牙等國，均有軍事行動，秘密戒備；尤其英之直布羅陀與馬爾太已作相當準備。



中國古代文化之混合性

陳高備

中國文化在古代即是由各種民族造成，所以中國文化所表現的形態不是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而是各種民族的各種生活方式之混合形態。由這種混合形態經過長久的時期，發展至今日，然後形成一種中華民族的文化形態。所以我們今日所見的中國文化，從歷史的過程上來看，絕不是一種單純性的東西，而是一種混合性的東西。我們可以舉例來看：

(1) 血統上的混合——血統與民族的生活有極大關係。原始的民族都是以血統構成的集團，血統的單位就是原始民族的單位。因為血統彼此不同，於是各民族的生活習慣亦不相同。原始民族為維持他們生活習慣，對於其他民族的生活習慣常視為不合理之事，於是對於與自己不同的生活習慣竭力排斥，禁止與異族人通婚，便是這種意識的具體表現。因為人類互相通婚，不祇是影響彼此的生活習慣，甚且可以混雜血統，血統既混，則一個民族的根本性質，自然亦有所改變，所以雖到了今日，還有些民族及宗教是禁止人民與異族及異教通婚者。中國

古代的諸夏民族對於血統的問題亦是這樣看的重，對於所謂夷狄是絕對不與通婚，甚且不與同盟，蓋誠恐夷狄之俗混入中原，把諸夏民族的生活習慣有所改變也。但是到了春秋時代，這種單純的血統關係已經不能維持，所以秦本被視為夷狄，在春秋之初尚不能與中國同盟，及秦穆公強，乃秦晉聯姻，成為世世修好之事。又如晉國與狄，一為中國，一為夷狄，生活習慣，彼此不同；但到春秋時代，晉人狄人已經是混雜相處，晉文公以難奔狄會與其臣趙衰各以赤狄隗姓之女為妻（註），此可證春秋時代諸夏民族對於與夷狄通婚之事已視為平常矣。所謂狄即蒙古族，在古代此族人民的血統與生活習慣確與諸夏民族不同，但是自古即與諸夏民族廣通婚姻，可知諸夏民族之血統中早年即與此族人之血統混合矣。所以梁啟超說：「春秋二百餘年中，羣狄之次第同化者必不少，而皆實筭其樞」。今山西、直隸之中華民族，其與匈奴混血，蓋在二千五六百年以前矣。

(註) 晉文公出亡居狄，狄人贈以二女叔隗季隗，文公娶季隗，以叔隗妻

漫談

知識羣裏的「爛仔」們

張天麟

有一年，我從廣州搭輪船回上海，路過香港，為了船上裝貨卸貨關係，我們的輪船，便停泊在香港的海面，靜候着貨物之搬運。從早上搬運到下午，看看還沒有啓程之意，老是坐在房艙裏的我，感到沉悶，便踱到甲板上去溜溜腳，欣賞些香港海面的風物。這一面是油麻地和廣九鐵路的地點；那一面便是中國已失的領土，大不列顛帝國以經濟和武力侵略遠東的營壘——香港！

海面上停泊了許多大大小小的驅逐艦，在它們的桅桿上自然所掛的都是英國國旗，設如一旦有事於遠東，只要裝足了燃料，開快了速率，橫渡黃海，用不到兩日兩夜就可以到達中國的腹地，通行無礙。國防力之脆弱，我們還有什麼可以自衛的地方呢？

這時的我，看到英國的國旗在中國的海面上「陳兵耀武」地飛舞，雖然自己不是一位掛着招牌的「愛國志士」，或是單為自身利益而打氣的「革命者」，但目睹祖國的沉淪，至少有一些愀然之感！

正在想得出神的時候，對岸駛來了一艘電船，朝我們的方向開來，不多一刻，駛近我們的船邊，下了錨，隨即上來了三個人；一個是藍眼睛，高鼻尖的「洋大人」，兩個是穿着拷皮短衫褲的廣東「爛仔」（註一），也可以稱作「洋洋人」。買辦問裏立即發出了口頭的通告，說是要查驗全船客人的行李，有沒有私運違禁物品？以及偷稅貨物？於是，諸色人等，便各歸原位，繞繞着「洋大人」和「洋洋大人」的蒞至！

由通館一直查到大梁間，「翻箱倒篋」的任其所為；但被查的其間也有等級之分，似乎房艙裏客人要比通館裏的優異些，官艙和大梁間則更

趙衰，生盾，由此可知後來的趙氏已是混合血統。

(2) 意識上的混合——中國民族到了春秋時代既與所謂夷狄發生了血統上的混合，於是意識上亦就互有影響。例如「神仙方士」之說本為當時燕齊間夷人的一種宗教意識，但是後來亦就傳入諸夏民族思想中了。史記說：「夔弘以方事靈王，；周人之言方怪者曰夔弘」可知原前周人及周人所屬之地，並不知有所謂方怪之說，而這種思想完全是諸夏民族以外一種民族意識。又如祭祀名山大川，雖為中國甚古的禮制，但這種禮制其來源亦不是由於諸夏民族，而是來自古代的夷人。史記封禪書說：「祠名山大川及八神（註），……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

美術與生產的究討(上)

一、例言

在造型藝術方面，像繪畫、彫刻、建築等，向來照習慣上，都叫做美術。那從事專究這方面工作的，一般地都叫他們為美術家。其他像研究音樂與跳舞的專家，或稱為音樂家、跳舞家，或與造型藝術家同稱為藝術家。但所謂藝術家，則普通都根據造型藝術品上所表出於形式上美觀的一點，就名那造型藝術的創作者為藝術家了。法文叫那造型

祠絕莫知起時。」八神之中有一神為蚩尤，蚩尤本非諸夏之人，由此可以推想祠名山大川的禮制雖然是盛行於周代的齊人，實則是發生於更古的夷人。這種夷俗到了周代便變成國家的一種重要的典禮，亦可說中國而夷狄化了。

(註)八神：一曰天主，祠齊天。二曰地主，祠泰山。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萊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時主，祠琅邪。

除此以外，如趙武靈王用「胡報騎射」，防避敵人；戰國時代秦晉諸國用「步卒」，「騎士」打戰，都可說是中國與夷狄的文化之混合。

李賈泉

藝術為：L'ART PLASTIQUE。

可是，不論藝術家也好，美術家也好，向來他們對於社會的貢獻，大概都是站在純藝術的立場上創作者。那作品直接受當時社會生活而改變作風則可，但作家對於藝術本身去為社會犧牲，則認為是絕對屬於不能。

要是處於藝術創作底過程上，這種態度是絕對地正確而為每個藝術家所必具。因為

要客氣的多；然而有一樁事情是「一視同仁」的，假使在這兩位「準洋大人」式的「孺仔」來查驗你行李的時候，（同來的洋大人已在買辦間裏去啤啤酒了，也不知道是放棄職守？或是故意如此？使他們——「準洋大人」好做手脚，這是無從說明了。）你如不懂旅行規矩，塞幾張洋票在他們口袋裏，那時，包叫你的箱子隻隻見底，即沒有什麼違禁物品，以及偷稅貨物，就是發現封把朋友託你帶來的封好了的家信，也會輕輕地加上了一個偷納郵稅的罪名，罰繳十兩港銀，還說是「從輕發落，以示薄懲」！

那一次，恰巧有一位通曉客人的箱子裏有着四五打由汕頭買來的繡花小手帕，打算到了上海去分贈親友，偏偏被兩位「準洋大人」查到了，硬說他偷運漏稅貨物，不但手帕要沒收，而且定要那帶去審問罰錢，來勢汹汹，大有「吞而噬之」的吃相！實則，無非想藉此敲過幾張毒票而已；孰知那位客人是個不諳「國際私公法」者，居然在兩位「準洋大人」面前提出抗議，據理力爭，但所得的結果是：煩勞了兩位「準洋大人」的「貴手」，揮掌之餘，定要將人物帶去，以為反抗者戒！其時幸虧茶房替說人情，代那位不懂世故的客人獻出了孝敬之後，幸免此厄，但已累得兩位「準洋大人」不歡而去。

根據以上的印象，咱們實國之所以積弱至此，一半固由於帝國主義者的經濟武力之侵略，但一半則應當歸功於秦滄、吳三桂、洪承疇那班「準洋大人」之流的作祟！香港輪船上查驗行李的「孺仔」，只不過是西遊記裏面孫悟空用以化身的「小猢猻」而已，其與秦、吳、洪之「出賣靈魂程度」，自不可以道里計。不是我在這裏左袒香港「孺仔」，我覺得目前中國的知識界裏也有不少「準洋大人」產生，某博士的歌頌香港，認帝國主義侵略遠東的管亞為中國文化的發源地，這便是最顯明的標本！

高貴超越的藝術作品，對於作家的一種嚴肅精神，是決不能有所缺少的。

當然，藝術品對於大眾日常生活上是非常的有着重要關係在裏面，因此就是說犧牲也可以，美術家在純藝術的創作外，更應為社會的大衆，而從事生產美術。

但那生產美術既爲了大眾的生活而要求生產的，那麼對於這問題，也就不當專責於美術家，其他像社會經濟、羣衆心理學等，也是我們應當爲美術家們先作研究而貢獻於他們的。

一一 生產的義務及其類別

假使在極單純的場合，來說明人類對於社會的義務，以至道德的，這生產問題，那麼答覆是明顯地很迅速的就可找到。因爲我們不必根據經濟發展史上，由自給自足的經濟關係，以及交換經濟或商品經濟的各種生產機構底各過程，我們也可斷然地說：個人在社會，就是有人生產底義務，而有了完成這義務的努力時，這人就並不違背道德的個人；由個人擴展到某一集團，那麼生產的義務，也是肯定它那集團存在於社會底道德意義的。

假使，生產底意義是只要這樣簡單就可以作爲每個單位的個人或集團的道德價值與標準，那麼美術家們，假使畫家而能畫他的畫，彫刻家而能他的彫刻，建築家而能設計於他的建築物……這些美術家就已盡了

社會的義務，他們都是有道德的，他們都是有價值的了；在集團中，只要像這麼簡單的條件上去生產，那麼，就不論是任何藝術集團，以至像某某歌舞團、某某裸體跳舞班等，唱的也不論是什麼歌、什麼曲，跳的是什麼舞，只要能唱，有得唱，他們而且是在社會的任何場合都會歌，都可唱，那他們也一定是盡了社會的義務，他們是有道德的，有價值的了。當然，這是根據上面所謂：『人類的單位或某一集團，都要有所生產。有生產纔是社會的有道德者』，這一定義之下而不斷的。因爲換句話說，這些都是：『能生產的藝術家』的緣由。這是根據社會生產而得到的第一個結論。

我們要是比較進一步地來觀察一下，那麼生產在商品經濟制度之下，他們——生產者——的生產品，就須以社會是否需要，而肯定它們——生產品——價值之高下的。一般生產品，也是以這必要程度如何而作他們生產底標準的。這裏，就是說不但要生產，而且要適合那羣衆之必要而從事作有價值之生產，這樣纔是有意義的生產。商品經濟制度，也屬研究生產問題的一大根據。

本刊第一卷第五十期「國內大小事」欄內「救中國行將沒落的命運」句，「挽救」兩字誤植爲「奠定」，應訂正者一。該期「編後」文內，有「這理想的標準從本刊第四十七期起實行了以後」句，這句「起實行了以後」六字，應訂正者二。

究竟知識軍裏面的「準洋大人」他們「出賣靈魂」的「手術」要比香港的「爛仔」高明些，魯迅的所謂「西崽相」，確乎是可以移贈那班知識軍裏的「爛仔」們。

爲了要佔定「西崽相」的身份起見，不怕抄襲之嫌，將魯迅的說話摘錄於後，使咱們貴國知識軍裏的「爛仔們」，有所覺悟；

「……西崽和華僑在人格上也並無高下，正如用勞力在外資工廠，或華資工廠換得工資，或用學費在外國大學取得資格，都沒有卑賤和清高之分一樣。西崽之可厭不在他的職業，而在他的「西崽相」，這裏之所謂「相」，非說相貌，乃是「誠於中而形於外」的，包括着「形式」和「內容」而言，這一「相」，是覺得洋人勢力高於華華人，自己懂洋話，近洋人，所以也高於華華人；但自己又承出黃帝，有古文明，深通事情，勝洋鬼子，所以也勝於勢高於華華人的洋人，因此也更勝於還在洋人之下的華華人……」。

——見文學五卷，一號；第十一頁。

據開某博士的歌頌香港事件，再來檢討所謂「高等華人」的「西崽相」，尤其是在上海知識軍裏面。此輩人物，可謂屢見不鮮者也；穿了花禮服，冒充洋鬼子，上百樂門去跳舞的「舞男」；歡喜和外國少年來往的「摩登少女」；不屢說中國語言的洋行買辦；學像了外國人說中國話那種口氣的中國牧師；都應該歸入於知識軍裏的「爛仔」之列。惜乎他的鼻尖不高，眼睛不藍，皮膚不白，以及頭髮不金黃而卷曲；否則，不但更加可以驕傲於不知己者之「低等華人」，且準可自誇爲「傑領民族」！

凡此缺點，據說那班知識軍裏的「爛仔」們是認爲學生遺恨的，然而也爲了生理的關係，至今猶無法補救這缺點！

（註）廣東人稱流氓爲「爛仔」。

專論

國社黨排猶排教的另一意義

黃敬齋

在最近這幾個月來，德國國社黨政府的排猶猶太人和天主教徒的運動，鬧得非常嚴重；這一問題，在國際間已是成了一個很可注目的問題了。

據國社黨人自己的宣傳，他們之所以要排除這些猶太人及天主教徒的主要原因，完全是爲保持日耳曼民族的血統的純潔；對於天主教徒的排除，卻是純粹是政治的問題，因爲天主教徒的政黨，有從事於破壞現政府及篡奪政權的陰謀。但，這些話語和宣傳，在現今一般時論家的觀察之下，認爲這些完全是一種官冕堂皇的藉辭，實非這一運動的真實面目。它的真實面目，寧可說是國社黨政府爲了迫於國內經濟恐慌的日益加甚，失業者的數字日益增加的一種非常嚴重的危機之威迫，而不得不採取的一種挖肉補瘡的救濟失業恐慌的手段，因爲猶太人分佈在德國一般經濟的文化的工業的商業的勢力圈中的數字和其濃厚的勢力，是佔着絕對優越的地位。至於排除天主教徒的運動，雖然也和國社黨當局自己所說的一樣是一個政治問題，但其實際的內容，並不就如國社黨當局所宣示的那麼簡單，他們——國社黨之所以對於天主教徒的政黨加以這種壓迫的原因，並不單單爲了天主教徒的政黨有破壞現政府和篡奪國社黨政權的陰謀，比較正確而實在的原因，倒是因爲國社黨政府自己在未上台之前所給予一般國民的預約券不能一一十足兌現，而招致了國內一般的不滿，爲了要保持自己的政權之延續，就不得不找出一個新穎而刺激的題目，來轉移一下國人的視線。於是，排教運動就繼着排猶猶太人

運動之後而出現，而天主教徒也就成了國社黨的這種對內政策的屠刀下之第一個犧牲者了。

一般時論家的這種種議論和觀察，自然我們覺得非常合理，而且自有其正確的依據的。但，在個人以爲國社黨的這一種排猶排教的運動之真正面目，固然並不爲國社黨當局自己所宣示的那麼簡單，可是同時也決不就爲一般時論家所說的那麼單純，我覺得國社黨拿出其全力對付的這一運動，除了以上兩種說法之外更有其另一種的深長的意義在。德國的民族性之優點，本來在於一般的國民都能刻苦、耐勞、沉毅、堅強、和奮進不懈。可是世界大戰的結果，凡爾賽和約的訂立，給予德國的民族一個無上的刺激，這一種苛而虐的待遇和束縛，使德國的民族熱情有日起於消沉之勢，這是德國民族的一個巨大的損失！有着銳利的目光、堅強的意志、愛國的熱情等天賦獨厚的希特勒，他很清晰的看到了自己祖國的危機之所在，尤其他想把自己的祖國從束縛重重的凡爾賽的體制中拾起頭來，恢復其大日耳曼帝國的過去之光榮，以顯示其德人之所以爲德人之理由於世人。則對於堅強不屈的日耳曼民族健全之再造，是不可忽視的，何況當希特勒上台之後，因其不懼一切的爆彈式的言行，已鼓動了多少的國家，已遭受了各小國家的側目和嫉視，使德國在歐洲大陸的地位，日陷孤立，處於多少敵人的包圍之下，則其爲了要從中殺出一條血路，那麼，對於刻苦、耐勞、沉毅不屈、堅強奮進的民族之更生運動，更是成了不容或緩的要圖。

新書

趙編「江蘇省鑑」

江蘇在政治的意義上講是首都所在地，在國際意義上講是殖民地最深刻化的一塊不完全的中國領土，在經濟意義上講，一方面也是帝國主義者傾銷剩餘貨物的中心，同時也是投資的焦點，另一方面却又是中國幼稚得可憐的民族工業的策源地。就是在國防中的地位也非常重要，而被稱爲長江門戶的。在文化方面江蘇在整個中國文化史上，更有着他特殊的地位。江蘇既是這樣一個重要得令人萬難忽視的地方，整理講應該會有許多關於江蘇的紀錄，作爲我們研究這個重要區域的參考之用的，但是可憐得很，關於江蘇的紀錄除了有幾段零碎材料留給我們外，竟無一本系統的專書，足資我們研究的參考。數年前江蘇省政府雖出了一本江蘇政治年鑑，但這都是關於施政的紀錄，其他如史地、社會、教育、實業、農商、人文等等都沒有涉及，對於我們研究江蘇的需要上可說毫無幫助。

這個艱難的題材，不想今夏新中國建設學會却出了兩大本厚的江蘇省鑑，給予我們一個滿意的答覆，因之在歡喜之餘，深覺有向本刊讀者作一介紹的價值。

該書分上下兩巨冊，計有一千一百餘頁，爲趙君所編輯，內容包含非常豐富，差不多把江蘇有史以來的重事蹟都有一個很詳明的紀錄，尤其是關於近代的種種演變，記載得更是十分詳細，編輯的分類方法，完全根據現代各國最通行最良善的年鑑編輯法則，非但一掃過去史家雜亂無章之弊，而且所搜羅的材料，十分切合實用，這樣多的頁數，竟沒有一頁是浪費的。並聞該書編成，係趙君一人之力，以兩年的時間，竟獨立完成此巨著，趙君的毅力實使我們毋任欽佩。

現在我們再來考察一下所謂猶太人和天主教徒的做人的精神及其思想，是否適合於希特勒這一種健全民族再造的原則。

這應該是一種定論了吧，猶太人的精神思想所表示的一切生活行動，只有畏葸退縮、自私自利、卑鄙醜惡、不上進、好貨利、只知忍受苦難而不知奮鬥自強、只有一己的私利而沒有國家的意識，這一切都已十足地表示出了這一個民族之永無自強發的希望，只配永遠做道地的亡國奴的！天主教的發展源地是猶太民族的故國，被奉為這一宗教的聖神的基督耶穌，就是一個猶太人，他們的教義——也可說是精神所集的代表思想，是一種「唾面自乾」、「人掌我以右頰，我更以左頰承之」等的這一種不知反抗、不知恥辱、沒有進取、沒有奮鬥的態度和精神。我們更可在耶穌自願忍受苦難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一個簡單的行動上來觀察出這一種教義和這一種民族的精神生活是些什麼，這一種人不是會有光明的前途。

以這麼一種與希特勒的根本精神思想絕對相反的教徒及猶太人之不能適合於希特勒的大日耳曼健全民族之再造的原則，是非常明顯的事，他們這一種人——猶太人和天主教徒之不能有助於國社黨的德國之在四面楚歌聲中殺開一條出路來的功業，也是千真萬確的，可以肯定相信的。那麼他們之不能見容於希特勒及其黨徒們，也不能說是不應該。假若我們更易地以處，站在希特勒的地位，爲着德國和日耳曼民族的利益及其前途來打算，那麼這一種有害民族健全的發展，和國家前途開展的份子，加以排除和擠清，無論如何總是應該的，而無須必要接受一種詩話的義務的。

吧？我們應該飲服希特勒的這一種銳利和深刻的見地！

排猶排教的運動，初看起來，似乎是兩個問題，但假如從希特勒的整個思想中看來，這一運動卻是一個關聯着的問題之兩面吧了。

我認爲國社黨這種排猶排教的運動，是更有着如上所說的這種深長的意義在的。

企圖解決或是減少國內失業數字和轉移國人對國社黨所發的不兌現支票之不滿，只是希特勒在這一運動中所演的消極策略而已，其積極的意義我想還是在此而不在于彼。所以現在正有一般人只看到了其消極的一面而忽略了其主要的積極的一端，就對於希特勒大肆其攻擊和指責，這實在是還沒有接觸到這一問題的內層，是不夠的，是不公正的。

末了，我因這一問題而聯想到了國難日益深化的我們的祖國和民族，我們看了希特勒的這一運動，得到了些什麼教訓；我們對於自己的民族之更生活和復興運動將怎麼辦；我們是否還應該軒輊以暇的來講求和平或是畏葸不進呢？抑或是加緊的來訓練我們自己的堅強不屈、奮鬥上進、刻苦耐勞、沉毅負責的國魂？

利凡命

本品由植物所製成，其功效能治一切虛弱、貧血、神經衰弱、失眠、頭暈、眼花、耳鳴、腰酸、背痛、手足麻木、食慾不振、消化不良、便秘、小便頻數、婦女經期不調、產後失血、病後體弱、老人衰弱、小兒發育不全、一切虛弱之症，服之立見奇效。

上海利凡命藥廠出品

新術語辭典

政治

國家：具有土地，人民，主權三要素的組織。
國家主義：專求本國利益和榮耀的主義，具有排他性。
元首：國家超越一切而存在。
元首：國家的最高長官，如君主國的帝王、民主國的大總統、中央政府的主席。
內閣：立憲國元首負責主持政務的機關，由國務總理及各部部長組織之。

經濟

資本：用以經營生利事業希望藉此生利的金錢或財貨。
資本家：具有大量的財力而投資於生利事業的人。
資本主義：祇求生產的膨脹，不惜剝削一般勞動者，壟斷一切生利事業，造成資本的權威感主義。

教育

課程：全部學程及其教學時間之支配的總稱。
學程：課程中的一部，教學內容的一種，亦稱科目。
日課表：每日教學科目的時間程序表。
課程表：全部學程及其教學時間之支配的總表。

社會

社會政策：在承認生產手段底私有的原則下，來設法解決現代的社會問題。
社會主義：以達到生產手段底共有爲目的，根本破壞生產手段底私有制度的主義。

人物評傳

十九世紀大文豪雨果略傳(參閱本期封)

李寶泉

今年是法國十九世紀浪漫派的大文豪雨果死後五十年紀念。他生於一八〇二年，卒於一八八五年，享壽八十三歲。關於這位文學家的著作，在質和量上，都極豐富，的確夠得說是「著作等身」的了。

本期新人的封面，就是大彫刻家羅丹替雨果彫的全身裸體石像，現存巴黎的庭院內，為世界名彫之一。

雨果的父親是拿破崙手下一位戰將，因此，雨果常跟了他父親，在幼年時就到過意大利與西班牙。在一八一二年他再返巴黎受教育，他非常愛好文學，尤傾倒於浪漫派之父的謝都白理昂，而以此為自己的努力的目標。他當時辦有刊物名「保守文學」。他的詩集「Ode et Peccates Diverses」出版以後，就博得了魯易王朝的榮譽獎，但他那時的作風是還屬於古典主義範圍之下的。到了一八二七年他二十五歲的時候，他却立刻轉變了作風，寫出了那「克倫威爾」的戲劇傑作。但最引起軒然大波的是他那戲劇名著「愛納黎」。這是完全站在浪漫主義立場向古典主義挑戰而獲得最後勝利的紀念品之一。以後又出了一部小說傑作「巴黎聖母院」及詩集「秋葉」等，這些著作使他在法國文壇上高高地坐了第一把交椅。其他的詩集像：「內生命的呼聲」、「灰暗的歌唱」、「光明與黑暗」等；在那些詩集裏面，他都發揮出了異樣天才的光輝。於一八四一年三十九歲，就被舉為「國家學院」的一員了。

一九四三年雨果四十一歲時候，他這年因為愛女奧賽特夭折感到很大的悲哀，就將他生涯轉向到政治方面，被選為議員，希望因此稍殺哀愁。

但於一八五一年因反對拿破崙之姪拿破崙第三，而於明年被充軍到比利時，以後又移到了俄國西伯利亞。他在那裏寫了詩篇「默想」、「古事詩」各時代故事以及小說「哀史」、「海工」等，在這些著作裏，雨果的作風是帶了極濃厚的悲天憫人底色彩，而且作者憑了豐富的想像力及闊大的筆調，是將他的天才可說發揮盡致了。

拿破崙第三的皇家政府，倒於一八七〇年，於是雨果就在這年重返祖國，繼續政治生涯，而在共和政府之下，當選為議員，但他不久就脫離了政壇，而專事寫述其晚年，當時的作品有：「恐怖年代」、「其次的各時代故事」、「一件犯罪的故事」等。又為他的那些愛孫們寫了一篇「祖父的藝術」。在這最後期的著作裏，我們這位老年天才的精力已無形中顯出了疲乏與散漫鬆懈了，這真像文藝復興期的大藝術家米啟那琪羅那樣，在教皇宮「伐諦岡」的壯年作品「創世紀」，決非當年同樣在伐諦岡裏那幅「末日審判」所能同日而語的了。一八八五年，雨果卒於巴黎，其遺體至今猶藏於巴黎的「先賢祠」地下室內，當時所有巴黎的、法國的、歐洲的、以至世界的各處各地，都為這位人道主義的文藝天才誌哀。到現在巴黎還有條路就叫「雨果路」，那裏有座非常大規模的彫刻，表現着我們這位偉大作家不朽底光榮於後世。還有雨果的屋子，那裏有他的客室、臥房、書室以及他生前的筆跡、畫幅、遺像、家人的肖像、友人的肖像、他生前的傢具、臨終的睡牀、衣服、死後用石膏彫出的臉型；這些，現在同那屋子一起，都屬於國家的博物館之一了。

勞團隨筆

卓泉

陰歷七月初某夜，夢見老友蕭君正欲對我說：「冥府的閻羅大王，今年打算拒絕陽間的孟蘭勝會，追荐亡魂。很願協同把這一筆經費去振濟災民。大王的意旨：與其追荐於死後，不如救濟於生前。而且，這幾年，水火刀兵，實在死得人太多了，陰間有鬼痛之患。再大批的死下去，大王也支持不下了。」我醒了，覺得很有道理，曾把此事向各方面勸過，叫他們今年不要再辦孟蘭勝會，快去振濟；但是，他們都以為：鬼的事情要緊，人的性命，倒可以隨隨便便，好在人至多一死，死了，也不過變一個鬼，變了鬼，還是可以用孟蘭勝會去超荐的。所以我實沒有辦法。

有人說：「孟蘭勝會，辦的人，目的並不在追荐亡魂，而在一班活人，想弄幾個錢來用用。」這也說不定的。

又有人說：「近來的孟蘭勝會，不但是超度活鬼，竟成了娛樂品了。你們看：江灣的體育花園，因為開春後生意平常，所以特地舉行孟蘭勝會，園中點綴了許多紙紮東西，打算把死鬼來喚召活人了。」

我聽了此話，忽然想起一個可笑的事實來，覺得紙紮的鬼，或者可以當娛樂品。記得在我的兒子七歲的時候，有一天，我和他走過寶山路，他忽然向着一家店舖中，嚷着要買。我一看，不禁大驚！其時正是中元節左右，那路旁一家紙紮店中，正紮了七八個青面紅面的鬼，我兒子見是紅紅綠綠的，誤為玩具，便覺得可愛，一定要買了。我當時真窘得不得了，那裏可以買兩個鬼回去呢？

因此，我想：人們的對於孟蘭勝會的關係，大約可分為三種：第一、當然是絕對迷信；第二、便是借此款錢；第三、是看熱鬧罷了。

文壇的混亂

外來的煩悶

曾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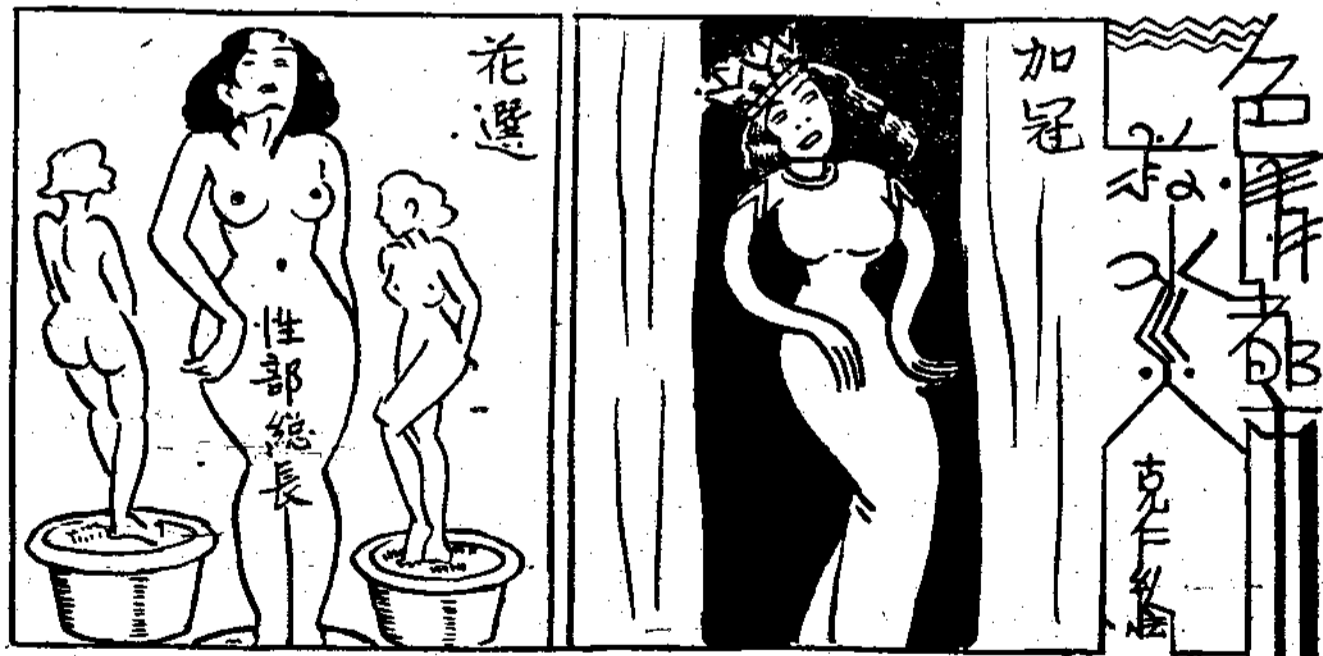
近日來，我的心頭堆積着外來的煩悶。雖然我是決不因爲外來的煩悶的侵襲而煩悶，但我不能拒絕外來的煩悶的侵襲，如同我不能阻止我自己內心的煩悶的發生是一樣的。

因爲上海一家書店要出版我的散文集，並且「今可散文」的書名已經登在「新書預告」的廣告裏了，近日來我揮着汗整理我的舊稿，從自己的舊稿堆中，浮現着過去兩年間（一九三三——一九三四）的中國文壇的暗影：因爲我的舊稿都是曾經在各雜誌及各報副刊發表過的，從那些舊雜誌和舊報紙的副刊上，幾乎可以看見過去兩年間中國文壇的全個姿態。只要是稍微關心到中國文壇的人，大概誰都知道過去兩年間的中國文壇的動態是空前未有的混亂。只要是稍微關心到中國文壇的人，說起過去兩年間的中國文壇，大概誰都要爲之歎息的吧？我是曾經參加過過去兩年間的中國文壇的混戰的，而且我是在各方面的意料中和我自己的意料中戰敗了。「文壇老將」魯迅先生和茅盾先生等首先在申報「自由談」攻擊我和張實平先生，接着是他們的「一羣在各報各雜誌大聲地或小声地罵，被罵的人除了我和張實平先生外，還有邵洵美先生等多人，大概都是並無「帶口」的文人，這種「黨同伐異」的現象，在現在的中國文壇上依然存在。這種現象決不是「文人相輕」的單純的問題，顯然是含有

政治作用的。

在去年的春間，「新時代」停刊後我就到東京去。在東京的時候，雖然對於日本文壇的現象——如大家（通俗）文學的稱霸、純文學的消沉、普羅作家的紛紛轉向——不無詫異——而日本文壇的有秩序、日本文人只知努力著譯、日本批評界的嚴肅的態度等，也很使我佩服。回顧中國文壇，則不免「感慨系之」了！雖然我們知道，有秩序的國家，才會產生有秩序的社會，但日本文壇沒有專業罵人和造謠而存在的作家與刊物（日本的雜誌與報紙的副刊沒有謾罵的文字，日本也沒有小報），中國文壇却正相反。也許是因爲國家沒有秩序，文人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所以會造成這樣的文壇。然而這種現象總是不能使人不悲哀的。

再說我自己吧。我自己是時常沉溺在悲哀的深處的。我的童年可以說是「不幸的」，九歲的那年，我的母親死了。我沒有享受過幼年家庭的快樂，我並且沒有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我的弟妹們的幼年也是和我一樣的不幸的，因爲我比他們大，比他們較有勇氣，我不斷地和苦難奮鬥，我幸而得受小學教育、中學教育、大學教育、出國留學。我的弟妹們都沒有受過學校教育，只在私塾讀過一兩年書，稍微認得幾個字而已。等我可以幫助他們求學的時候，他們已經失去了求學的時代了。我有兩個弟弟。



大的弟弟的一隻手成了殘廢，並且得了醫不好的「豬婆癩」病，在姑母家做粗事混碗飯吃。第二個弟弟從軍多年，以前當兵，今年升了「特務長」，現在失了業。他已結婚；他的女人我沒有看見過，我却看見她做的鞋底，做得很好。我的妹妹小時就給人家做「童養媳」了。對於我的二位弟弟，我不能幫助他們，使他們過比較好的生活，我很慚愧。如果我是一個富商或大官，我當然有力幫助他們，使他們過比較好的生活，但我不是富商或大官，我只是一個文人。我還有一個五十二歲父親。我對於我的父親，可以說是「不孝」的。這是我最高為憤悶，最為悲哀，和對於我的二位弟弟是一樣的沒有辦法的。我的父親曾經擁有過祖父留下來的豐富的遺產，他在十六七歲的時候就吸「阿片烟」，一直到現在。他的家產完全耗費在「阿片烟」的烟槍上。我十五歲即離家飄泊。父親沒有給我一文川資。我是當了幾件冬衣出門的。父親在那時候還沒有窮，我那時還在小學讀書，他也不給我一個錢。他現在雖然窮了，但「阿片烟」還是要吸的，如果兒子不能供給父親的「阿片烟」也算是「不孝」，那就該人們罵我「不孝」吧！如果我的父親能戒去「阿片烟」，無論怎樣，我也應當供養他的。雖然我的負擔並不輕，雖然我已經是五個孩子的父親了。

我不能像我的父親一樣，我不能對於我的孩子們不負一點責任。「航空獎券」又從來沒有開過我所買的號碼，對於未來的生活，我是不能不懷着幾分恐怖。

在東京的時候，我一面在中央大學研究院上課，一面考察日本近代文化。爲了國內幾處的特約撰稿，我還要時常寫作。因爲我和東京各文化團體及文壇稍有往來，留日同學中就有不少的人加以種種

的推測。後來他們的推測變成消息寄到國內去了，上海的小報上就說我與「婦人公論社」的女作家常相過從，因而與菊池寬發生衝突，說我到千葉縣去訪郭沫若，說我在福田清人家的春筵上因不會唱「鶯歌」而逃席，說我與某教授的女兒戀愛。我自己也曾經在東京的一家中國菜館裏聽到三個廣東人（留日學生以廣東人爲最多數）談論我，他們之中的一個人說我是由某方派來的，又一個人說我是「親日派」，他們還說了有關於我的許多的話，如什麼時候有人看見我到外務省去，什麼時候有人看見我在什麼地方喝茶或跳舞，最近在什麼刊物上看到我的文章……等。實則我在東京並不如國內友人想像的那麼悠閒（漢口新中華日報上有人寫了一篇我的印象記，那篇文章很容易使人誤會我在東京只是過着「金迷紙醉」的頹廢生活），也不像留日同學所推測的那般神祕，自然更不會如上海小報上所記的那樣浪漫了。

種種外來的煩悶侵襲我的甯靜的心——「人間苦」像細雨般洒在我的心頭，我開始覺到人生的悲哀了！

（八月在南昌）

日本人壽命平均不到五十歲

日本內閣統計局發表最近日本國民之壽命調查，據謂自古迄今，人生不過五十歲，已成爲一般人口之俗語。然實際上日本人之平均壽命，男子僅爲四十五歲，女子僅四十七歲，離俗語所謂五十歲之壽命尚遠；而比較前次所發表者，則男女壽命每年均已縮短。但女子却較男子長命。日本人之死亡率，較之英美德法意國爲大，可見日本國民健康狀態尙有遜色，尤以嬰兒之死亡率，尤堪注目云。



特寫

「死人」和「活人」

——社會之黑暗面——

逸子

黑色紡綢衫褲和黑色香雲紗衫褲，一到了陰曆七月，便從這條馬路跑到那條馬路，從這條街堂飄到那條街堂，從這家飄到那家；這樣，飄呀飄的，黑色紡綢衫褲和黑色香雲紗衫褲在那些爲了死人忙得「不亦樂乎」的活人身上，飄着，飄着，飄着。多麼活動呀，陰曆七月裏的活人和活人！尤其是那飄呀飄的黑色紡綢衫褲和黑色香雲紗衫褲更把這個陰曆七月點綴得那麼熱鬧。爲的是死人，還是活人？

三四套黑色紡綢衫褲和黑色香雲紗衫褲飄到了每一家人家，都是這樣的大聲嚷着：

「幫幫忙。」「太平公醮」一年一次。幫幫忙。大家太太平平，平平安安。……幫幫忙。一年只有一次呀！」

爲了是「太太平平、平平安安」的「太平公醮」，活人便得請活人幫活人和死的人忙。雖是幫活人的忙，但沒有活人願意幫活人的忙，却也無從幫死人的忙，甚至連活人幫活人的忙都有點麻煩；所以，究竟是死人幫活人的忙，還是活人幫死人的忙，實在是要「待考」的了。

不用說，四毛、六毛、八毛或一元的幫忙，爲的是「太太平平、平平安安」的一年一次的「太平公醮」；於是，勝利了的黑色紡綢衫褲和黑色香雲紗衫褲，又拿了那從四毛、六毛、八毛、或一元的幫忙的錢到了和尚、道士、紙紮店或什麼「笑笑奇奇」之類那兒去討價還價，而再忙着手進行打醮工作了。

平時最忌諱最討厭的紙衣紙褲、長鏡元寶等，

拿死了人給孝子作腰帶用的粗麻繩紮着，在每家的大門上飄着。而活人們在這些死人用的晦氣東西下面擠進擠出，既不大驚小怪，也不認爲「有礙觀瞻」，更不覺得忌諱或晦氣：「太太平平、平平安安」，真有那麼一回事兒麼？那當然有的，中國多的是聰明人，難道聰明人會幹傻事麼？不會的。

紙紮的鬼王呀、大頭鬼呀、黑無常鬼呀、白無常鬼呀、吊死鬼呀……擱了一大羣，像是開了一個紙紮店。

天一晚，喜劇開幕了：

小菜場裏，正中是和尙，上首是道士，下首是笑笑奇奇之類的滑稽戲。和尙是江北人；道士是寧波人；笑笑奇奇則是南腔北調，兼而有之。

笑笑奇奇之類的滑稽戲臺下，擠滿了人，汗臭在蒸，汗水在汽油燈下像珍珠般的閃耀着。臺上，最摩登的衣服、十幾年前的衣服、二三十年前的衣服，在那些不知道是活人還是死的人們身上全成了臺下的人們的笑料。一陣陣的嘻笑聲從人羣裏不時的哄起來，當臺上的活人說了幾句「死話」（「死話」者，即等於林家店的幽默語也。）和做了幾個「鬼相」的時候。

和尚的那座「佛臺」，比平時死了人的放醮口不知道要好到幾百倍，可謂富麗堂皇；若非一年一次的打醮，這種眼福，就是修個幾世也修不到的。至於富麗堂皇到怎樣地步，那末，你聽聽過「羣芳會唱」罷了的確，雙方的佈置是差不多的。雪白的電燈裏面點綴着紅綠電燈，把一座「佛臺」裝得彷彿是電燈牌樓。那些黑色夏布和尙衣按上一顆光

光兒的頭，和白熱化的電燈互爭光輝。一陣鑼鼓聲中夾着喇叭之類的聲音，好像是戲園子裏的鬧場。接着，嘩嘩哈哈，「小狗哈佛」；噙噙咕咕，「老貓哈經」。嘩嘩哈哈和噙噙咕咕，是超度死人。可是，跟着兩把二胡響了起來「天牌呀，地牌呀」、「月亮一出照樓前」、「我的三郎呀」是些什麼話呢？大概還要超度活人。

道士的「法場」（不是槍斃或殺人的法場）不如和尙，却也爭奇鬥勝，把那些金碧輝煌的道家的法寶全搬了出來，倒莊嚴，倒莊嚴是爲了死人似的。不過，朋友，你如果免我聽聽寧波雜音，作者敢担保你不會失望。大喉嚨，小嗓子，大世界裏那些唱寧波雜音的準沒有這些道爺們唱得悅耳和有生有色。因爲，寧波雜音大概是淫的多，可以娶妻納妾的道爺們當然要比孤鬼的和尙經驗豐富，淫聲浪態，表演得淋漓盡致。這，也許也是超度活人的，和死人風馬牛不相關；但，死人有結陰親之舉，那麼可謂陰陽兩便了。

醮是打過了，「太太平平、平平安安」的過去了。但，醮得結束；雖然是飄着黑色紡綢衫褲和黑色香雲紗衫褲的人們，把收支寫了一張「明心榜」貼在街堂裏給化了錢求一年的太平的人們看，以明心，而免給人說他們措了油；但，「榜橫橫」似乎也不是事實所不允許的。和尙、道士和笑笑奇奇、紙紮店那兒，在討價還價時，早講明了佣金；並且是世上沒有「白當差」的事兒，一點兒車馬費總得有的。車馬費，當然「不傷大雅」，委員老爺也拿着呢！

和尙、道士和笑笑奇奇之類，飄着黑色紡綢衫褲和黑色香雲紗衫褲的人，還有紙紮店和其它，幫過了死人的忙，也給活人幫過他們的忙，死人活人原是一樣的「人」，誹笑他們的人們也未免太小心眼兒了。



巴金論(上)

吳復原

——作家批判——

在一九三〇年巴金就單刀匹馬出現於文壇，我記得他的一個短篇——雨的三粒麥是登載在小說月報上，那時他雖然沒有老氣橫秋的資格，可是在藝術上的技巧，是超越一切所謂一般老作家。巴金，這名字，在讀者發現他的藝術之後，也就昏昏然去賞鑒和注意了。

這五年中間，巴金瘋狂似的產生了將近一百萬言的創作，這固然因多產而加緊粗製濫造，無論在內容上和形式上都發現了缺憾，在現在一切作品新的估價中，我們是很憐惜他的浪費的！

在他許多作品中，比較能夠代表他的思想和藝術的見解，我們嚴格地選擇起來，只有短篇——復仇、沉默、將軍、長篇——滅亡和新生，這些作品，縱然從空想上湊合起來，閉着眼睛在運用他的藝術技巧，但在這又寂寞又喧囂的中國文壇中，似乎因他有些熱鬧起來了。然而我們要知道，這熱鬧，是一種危機，在將來的文學史上是留着一個可笑的痕跡而已。他，委實逃避民族的真實性，我們相信能夠抓住民族的真實性的，只有我們在不斷地努力去體驗民族真實性的人。

巴金，他現在還是在空想、在幻夢，他沒有看

見人生、社會、民族和國家，他永遠不願意和新人生觀和宇宙觀相接，他飄浮在渺茫的太空中，同時他惡狠狠地苦勸一班讀者跟他步入太虛妙境，去沉醉、去頹廢、去報復，他這種惡劣的傾向，在事實上是不許我們誠懇的，我們要很合理的予以批判和指示。

究竟巴金的思想是什麼？他站在那個立場？他為什麼要惡意地渲染他的藝術的灰色頹調而麻醉讀者？現在我們很詳細從他的作品上來考察，就可以知道這驚人的謎。

首先我們要知道的，就是巴金在思想上，是一個安那其主義者，所以他作品的內容的含蓄，完全是充滿強有力的虛無主義的色調。他不時有意或無意都是企圖這個傾向去滿足他自己的安慰，同時也那麼吃力和輕浮去幻想整個的宇宙是一片荒蕪的境界。不僅如此，他竟野心勃勃，具着政治上的偏見，想憑一時的快感，歇斯送里地伸出一隻柔弱的手去毀滅現實世界，這一點，稍有眼光和智力的人，都會知道他是怎樣的幼稚、怎樣的瘋狂！

這幼稚、這瘋狂，是一種青年作家中流行病嗎？不，這是巴金個人特殊的根性，十足地表現出他生理上的畸形發展，以及他精神上的變態而已。因

然他走過歐洲或日本，可是他正像一個瞽目者長途旅行呀！他的見解已被一幅漆黑糊糊的漫畫遮住了，他一味死抱住安那其主義，說可以在中國伸展，可以在世界發光，那真是白日見鬼了啊！他墮在渺茫迷離的夢境中，毋怪巴金的作品，完全具着消極性。他的頹唐、他的悲哀、他的咀咒，與其說他是神經過敏，寧說是他在揭破自己的秘密，綿綿的、唧唧的，在哀叫自己無病呻吟的聲音，這說法，決不會有損巴金作品的本質的罷！

顯然，巴金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從他的作品上就可肯定。

在現在資本主義的缺憾中，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斯的徒子徒孫們眉來眼去，強迫工人罷工，亂放颯颯動人的煽調，用卑劣的手段去欺騙工人凍餓，甚至死亡。這些毫無罪過的民衆，已被妖言惑語的共產主義和安那其主義犧牲了，這在事實可以證明。意大利、德意志的法西斯的空前勝利，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暴動的慘敗，在這澎湃喧嘩的法西斯蒂的運動中，那我們還相信不要民族，不要國家的安那其主義的巴金是不會滅亡嗎？滅亡！巴金狂喊滅亡，並不是偶然。

在他的復仇的序中說：

「每夜每夜我的心疼痛着，在我耳邊響着一片哭聲，似乎整個的黑暗世界都在我的周圍哭了。」

「我的心，我爲什麼要有這樣的一顆心喲！」

「在白晝裏我忙碌，我奔波，我笑，我忘掉一切地大笑，因爲我戴了假面具。」

「在黑夜裏我卸下我的假面具，我看見了這世界的真面目。我躺下來，我哭，爲了我的無助而哭，爲了看見人類的受苦而哭，也爲了自己的痛苦而哭。」

這用不着我們的掩飾，巴金是忠實地自白出來

了。他是否定一切的。他的眼睛是戴了黑色眼鏡，才會透視或感到世界的現象只有黑暗，沒有光明，他時時刻刻在埋怨自己，在憐憫自己，他的眼淚是白流了的。他的孤獨全把他變成一個極端的個人主義，這是他的志願嗎？在中國民族精神日漸活潑，民族意志日漸堅強的發展中，巴金的傷感是必然的流露，他當然被時代的新潮流衝去了，同胞的唾棄和厭恨，他那裏會不孤獨、不滅亡呢？

安其那主義和馬克斯主義都是空想，空想永遠是失敗的，是空中樓閣而已，巴金，他是害怕科學的，我們很了解他被這種空想主義犧牲了！

在這場合之下，巴金的主題便完全空想化了，這傾向不特傷害他自己，並且傷害讀者，其實在巴金自己是頑固地不承認，在某些讀者也隨波逐流，那花接亂在喝采了，待到他們由昏迷而清醒之後，才感到孤獨、感到失望、感到滅亡！

誰也知道中華民族是達到了悲慘的局面，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甚至軍事上，都是被帝國主義者所染指，所以，我們現在處這局面之下，只有活潑的、雄糾糾的實行階級協力，以中間層去領導和努力從事民族復興，那麼中國才有希望，新中國才能夠產生。巴金，不能理解中國這客觀環境的要求，而一味主觀的空想，空想當然決定了巴金幻滅的命運。

巴金的思想是渾沌的。在他作品的內容的活動上往往浮現着散亂的暗影，這就是說，他對於擇舉題材，沒有一貫的見解，固然他把現實性都戀愛化了，可是他不時從愛與憎的對立，在某中間闖入那麼飛躍，從天空掉下來的階級鬥爭，任性的幻想，虛構各種人物病態的性格。他極力逃避和拋棄中華民族的真實性對於民族新精神的表現是懷疑和產恨。這一來，就形成巴金苦喊着滅亡，滅亡就是

人生。

在他的短篇小說：復仇、沉默、將軍裏面，全是以戀愛為題材的。他報復，他毀滅一切道德，他否定人生的存在，這些，就是巴金主要題材的要素。從復仇、短刀到母親，都是他個人意氣洩恨的寫真，幽靈則算是巴金由意氣洩恨後的遺遇了！在他的一个短篇中（篇名復仇）就這樣說：

「復仇！不錯，復仇是最大的幸福，我是這樣相信的。但這個教訓也是從一個經驗得來。」

是的，復仇的觀念，就是巴金一貫的人生哲學。

從巴金創作的觀察，長篇：滅亡和新生，（姊妹篇）可算是他的代表作，無論在內容或形式上，

長篇
連載

伙 伴 (一)

——在休留舞臺電影編劇權——

黑色的森林在被雪壓着的白色的原野緊簇着。灰色的天的苦臉，壓迫着大地。四野森然而岑寂、崇高、沈默，冷風捲起顫動的呼吸，世界永遠顯示着警備的神情。

兩個人影從遼闊的那邊走近來。漸漸地他們的寂寞的對話在寒冷中顫抖。

「趁著夜暗前我們要趕到莊子裏休息。」

「大約總得二十里路呢。劍白！」叫大雄的問答。接着說：「南方是沒有雪的，沒有這殘酷的寒冷的。」

「而且還有美麗的女孩子。」

「劍白，你為什麼總是幻想着女孩子？這於你有危險的！」

「是的，大雄，但是，」劍白說：「但是我不能不幻想啊，南方，那們一個美妙的天國的所在，

他已經清算他自己的一切意氣衝動，即擺脫民族真實性的要求，他甘願孤獨投入墳墓，甘願為空想而犧牲，那我們對於巴金覺悟的轉變，還有什麼希望？究竟他徹底永遠滅亡了嗎？

滅亡的主人翁——杜大心，無疑地是巴金自己的變形，雖然他極力粉飾文縟的語句去掩飾，但這掩飾，越露出他的秘密。在滅亡第七章杜大心的一首詩中，就可窺見巴金思想的全豹：

「對於那最先起來反抗壓迫的人，滅亡是一定會降臨到他的一身，我自己也知道這樣的事情，然而我的命運却是早已註定。」

蘇 靈

澄澈的江、蔚藍而沒有風的天、綠的樹葉、紅的花、歌唱、甜酒，呵，呵，怎麼能夠沒有美麗的女孩子呢？」

「劍白，你從什麼上面知道這些？」

「那裏有活躍的生命、狂歡的靈魂、優雅的情緒……這些，我會經在一本小說裏讀到過的。」

「一本小說？」

「是的，一本小說。假若我沒有遺失那本精緻的小說的話，我一定能更告訴你得詳細點。我還記憶那書本上的兩張小小的插畫，一個有名氣的浪漫的畫家的作品，他聰敏的畫了一個女孩子的臉子，那是多麼富有本國的熱情的活躍的生命啊！大的明亮的眼睛、輕巧的姿勢，你想，我是怎麼把那畫上的人物在我的心頭創造着幻想呢！……」

「劍白，你已使得你自己走入迷茫的路了。我

有抑止不住的苦痛。因爲我擔心我們的行旅將受着重負的阻礙，那前途是有不可抵禦的襲擊！」

在一會的沈默之後，大雄接下去對劍白說：「劍白，一定有什麼可怕的念頭闖入你的腦子裏去了！可怕的念頭，我要求你快點趕走牠，不然你會後悔的！」

沈默開始罩着這兩個青年。

劍白是一個碩長的青年，闊的負重的肩、長的健捷的腿、隆起的鼻、幻想的悠遠的眼睛、熱情的聰穎的捲髮、……而他有一隻善於詞令的靈巧的嘴巴。只有他的突出的額頭，顯示出他是一個產生在北方的。

吳大雄較矮於劍白，但他比劍白更有結實的體格，一雙有實感的深思的眼睛、沈默的嘴唇、和着看起來有點粗獷的額頭和下頰。

他們同是生長在北方的原野的一個小村子裏的。他們同有素樸的熱情、沈毅剛強的意志。所異者，便是劍白較大雄有憧憬的幻想的精神，他的眼睛總是望着遠方的。而大雄却有較堅實的意志與深沈的思慮的性格。然而他們是很能互相攬手的。

他們開始在一個秋天，決心要作一次長途的跋涉。因爲，他們知道幽處在一方是一件悲哀的可憐的事，他們要知道更多的事物、更廣的天地；世界是多麼廣闊，他們要親自去看看她、認識她。於是他們開始了他們的行旅。

經過平原、山川、森林、鄉莊、和城堡，從落葉的時節到吹雪的冰寒的季節，他們沒有父親給他的多量的遺產，沒有積蓄，而且他們也沒有愛情的留戀，所以他們勇敢地用自己的腿，走上無涯的悠長的旅程。

他們第一個憧憬是對南方去。
南方有溫暖的海風，有瑰麗的景色的，明朗晴

空，熱情的迷人的歌聲。而且，在南方，據他們的想像，那裏是近代的天國，有最文明的建設。

總之，在南方有更多他們所要知道的事物。他們在一個中途的小鎮市上曾經獲得不少對於南方的知識，他們從一家書攤上買到幾本雜誌，那上面刊載着幾篇關於南方生活的描寫和圖畫。他們如獲珍寶似的，尤其是劍白。

劍白，他有藝術的天才，他能鑑別美與醜惡，



超於常人的聰穎。他首先開始要發現一個南國的女孩子。這是他從一本小說裏的插畫上起始了他的幻想的。他在他的思索裏構成了幻想，美麗的羅曼斯，一種異域的情調的羅曼斯，並且一樣地構成了一朵瑰麗的花，在劍白的幻想中。他沉醉於這樣的一種境地中了。
雪野的凜冽冷氣的侵襲，不能使劍白的熱情的

憧憬幻滅。然而他的伙伴大雄的警惕的言詞，却使劍白恢復了他的原有的剛強的素樸的野情，他們沈默而且熱情地努力完成他們這一日的行程。

銀色的原野一望無際，背後的森林在漸漸地縮小，於是在遠遠的去處，天與地的接頭的水平線上，隱約有一縷灰色的影子在出現了。

他們要到達那灰色的影子的所在去用他們的晚餐。

當天色漸漸地呈出灰暗的暮靄時，雪花又在飛揚了。狼的吼聲拉長着在嘶喊，淒涼而懷懷地在凜凜的空際顫慄。

遠處的森林中的風聲在蔓延着。雪在吹着。人在前進着，遠遠的市聲有隱約聽見的可能。

劍白把長的毛皮領束束緊，背上的包裹挾挾正，大雄搖了搖頭上的積雪。

這是在遠遠的背後的雪野上的旅人的足跡漸漸被新蓋上的雪所掩沒。而新的足印又迅速地連續着在這白色的地球上打上了。

前面的村落漸漸在暮色中露出她凜凜的面影。炊烟在暗空上散出，稀落的燈影寂寞的閃眼。市聲如病人的呼吸。

「這是蘭頭屯子嗎？呵呵，記得父親曾經在這裏做過買賣的呢！」劍白說。

「是的，蘭頭屯子的雞是出名的產物而且那是那們賤的。劍白，我們可大嚼一頓呢。」

「可不是嗎？」劍白說：「父親曾經是常住在一家叫金蘭棧的客棧裏，父親說那家店的女老板是怪好的，我想父親願是一個風流人呢。」

「哈哈，劍白，你是大有你父親的遺風的啊！好吧，我們就到金蘭棧去歇腳吧，你看呢？」

戀歌

則夫

一 靈魂的洗禮

我親愛的——
怕您要驚異吧？在這兒稱您做「親愛的」不是那住在東宮裏高貴的小姐，在這兒稱您做「親愛的」不是那捧着書本兒唱着但丁詩篇的女學生，在這兒稱您做「親愛的」不是那喊着戀愛至上主義的姑娘；呵，她是深陷在資本主義壓榨下的掙扎者，她是受盡了大腹買關少爺玩弄的弱女子，她是出賣着青春供人擁抱的舞孃，那麼您怎麼會受這一個卑賤的「下女喚着」親愛的」內麻的稱呼呢？是的，當我握筆寫着這些字句的時候，已感到萬分的痛苦，我的手指兒顫抖得幾乎不能動筆，我的臉龐兒已給羞慚的熱血充溢得發燒，似乎我不能這樣冒昧的來要求您接受這卑賤者的情愛，像您是一個多麼高尚的大學生呵！

但是，她壓根兒愛上了您啦！

怕您要驚異吧？她每夜沉浸在燈紅酒綠的場所，她每夜得到許多有錢的紳士們的青睞，她每夜要向許多男人們做着荒誕的媚笑，但，她偏會和一個僅會而過三次的舞客真誠的求愛，是的，她無條件的愛上了您；這不是一個不可能的奇蹟嗎？

的確，我有年青的美貌，我可以丟一個媚眼給任何一個大腹買就能給我源源而來的大洋錢；我有着掩藏着曲線的婀娜的身條，我祇要在舞池裏把自己的身子輕輕的扭動一下，就會博得許多男人們傾心的拜倒；呵，我把這許多男人做了我的玩物，做了我的搖錢樹了！但是，我又怎能信任這許多男人是真誠地愛着我呢？——呵，請如您現在在懷疑我一般地懷疑着！

我明白，深深地明白，這一般穿着繡整的衣服的紳士們呀，他們祇爲了要滿足色情的狂想，他們向我笑，是向着我淫蕩的姿態笑的，他們喜歡我，是喜歡我這豐滿的一塊肉吧了！唉，我就這樣永久在這虛偽的買賣生活中雜透了那深藏着的靈魂的企求嗎？

不，不能，我是一個人，我並不是專供人家玩賞的 Venus 塑像似的沒有一點靈魂的企求！

其實，我的神經，我的靈魂，確也已麻痺了好久啦！這一年來的舞女生活，就是像作夢一般的模糊，我除了企求自家物質生活的享受外，所有男人們給我任何的刺激都已不能使我深藏的靈魂發生些微的波動。但，自從您，您出現了我的面前，我內心的情火却不受熊熊的燃燒起來了。

親愛的——您，真使我崇拜您，您不僅有考爾門一般英俊的豐姿，不僅有范朋克一般豪爽的氣概，您更領會得我內心的憂鬱，您更體味到我靈魂的創痛，您不是祇求着自己身心的享受而把我當成了伴舞的機械，您不是掩藏在臭惡底黃金的下面而把我當成了拜金主義的玩物。呵，您偉大的意識，至神的情感，給一個陷落惡濁的漩渦中的我發現了一線真誠的光明、真誠的光明！

是的，當您那魁梧的體魄，和我輕輕踏着狐步舞的時候，我正好像自己做了西洋神話中的公主正受着惡徒的重圍時遇到了多情的少年來給我解圍一般快樂地舞着，舞着。我的靈魂就在那那間給您勝利的佔有了！

今夜自舞場回家，疲勞的身子正需要甜睡，但，怎麼能入夢呢？只覺有一個雷門諾伐羅一般的溫

存體貼的男子在枕邊和我絮絮地談心，他給我談到西班牙壯士的奇蹟，他給我談到火奴魯魯熱性的鬥事，他給我談到維特根斯坦的羅曼史，呵，我的心頭熱鬧地充滿了慰安。但當我把微合着的眼皮微微張開，呵，祇有一塊淺藍的燈光黯淡地陪伴着我，我，祇有我的孤影伶仃地躺在牀上，我的眼眶裏不禁流下辛酸的淚珠兒來了。這久別了的辛酸的淚珠兒啊！

親愛的，現在我再不能隱蔽我的熱情，再不能抑制這放奔的相思之曲，我要您給我一個精神的洗禮，洗雪我過去心靈上麻痺的踪跡，洗雪我心靈上曾被踐踏的污痕，祇有您，您才能做這洗禮的主宰！親愛的！我的心靈裏依舊深藏着純潔的熱情，這純潔的熱情已真摯的投射到您神聖的心窩，潮湧似的狂瀾已到了你深深的心窩裏！

年青的、純潔的朋友啊！您當認識，您當剖折這一顆靈魂底企求的真誠，企求的親切！雖然她會騙取了多少男人的鍾情，但她不願在一個純潔的、神聖的朋友前說一句不是從心靈深處發出來的謊話。親愛的，您該深切地體味、深切地體味！

呀！窗帘上已蒙上了白光，魚肚色的白光，我的夢——甜蜜的夢也就醒了嗎？親愛的，……再見！
咪咪 八，八，晨。

奧國自殺率冠各國

據中官性質之國家雜誌稱：奧國之自殺率，現爲歐洲各國冠。設以十萬人爲單位，則去年各國之自殺率如下：意大利十一人；法國二十人；德國二十六人；捷克三十四人；匈牙利三十六人；奧國四十四人；即以維也納一地而論，每年自殺者達一千一百五十人，其自殺未遂者達二千八百人，較諸歐戰之前增加三倍。該報以奧國經濟困難，雖與自殺率之增加不無關係，然主要原因，似在奧人心理上精神上之痛苦。